



DOI: 10.6256/FWGS.202104_(114).05

「積極同意模式」的教育作為 ——情、理、法

文 | 王儷靜 | 國立屏東大學教育學系教授

近 20 年前，學生和我發表一篇探討師範院校學生性行為裡的權力關係的論文（王儷靜、林姿杏、涂文雅，2003），「性愛迷思：不跟我做就是不愛我」是權力體現其中一個面向。好幾位受訪女生表示，在男友這個壓力下，她們都有「其實有時候我沒有慾望，但我還是會勉強順著他」的經驗，有人的男友明顯表現被拒絕的不悅，「我都覺得，好像因為我拒絕你這個事情，然後你就…生氣」，相對來說，男性受訪者就很少提到這個話題，似乎不察覺這個現象的存在，「只要場地允許，她就是沒有拒絕過」（頁 42）。

這個學期的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學生跟我討論 2021 年 1 月 25 日 Dcard¹ 上的發文〈匿名西斯調查結果——填表人與首次性行為數據篇〉²。該文分析

2020 年 11 月 13 日至 2021 年 1 月 18 日期間，版上填寫的 265 份問卷，約 6 成過有性經驗（性器交合），其中 7 成發生在 18 歲以上。針對有性經驗的人，繼續填答首次性行為的問題，包括表現滿意度、使用保險套、是否後悔等。女學生們說：「為什麼沒有題目問性行為的意願？做跟願意做不太一樣」、「我聽朋友說過，有時她們不想，但是男友就壓上來，男生力氣比較大，也反抗不了」、「不能拒絕太多次，對方會覺得你不愛他了」、「我有朋友，是女生，她也會想要，但有點不知如何表達」，而這些「學校的性教育都不會教，也不可能討論」。

隨著社群平台的發展和社會風氣的轉變，現代年輕人的性觀念與性實踐和 20 年前可能有些不同，但某些基本

1 Dcard 是以大學生為主的網路社群平台。

2 問卷填答者女生 57%、男生 43%、單身 54%、交往中 46%、有性經驗（性器交合）者約 6 成。資料來源：<https://www.dcard.tw/f/nptu/p/235230308?cid=18EEDF0E-1126-4C71-A62C-64F448D9B3A2>

的困惑或困境還是存在。在異性戀關係中，當一方有性行為的要求或暗示的舉動時，另一方為了顧及感情，少有抗拒的語言或動作，縱使不願意也很難說出口。令人不禁想問：性關係中的「要」和「不要」如何表達、感受、確認？即便說了「要」或「不要」，當事人（特別是女生）還是沒有真的在性上展現自主？女生的情慾在情感關係和社會價值中如何被描述和定位？性自主的能力如何透過溝通辯證而開展？「合法之性行為都必須基於參與者的同意」（李佳玟，2017）這個看似「常民知識」但「說比做容易」的積極同意模式（affirmative consent），如何在學校教育（尤其是性別平等教育）討論？

情慾甚少成為教育上的課題，協助學生建立對性的觀點、形塑自己的性主體之課程幾乎不可見。這篇文章以女學生性處境為背景，先簡要說明我國學校性教育的課程綱要樣貌，接著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 2018）出版的《國際性教育指導綱要》（*International Technical Guidance on Sexuality Education*）和 WHO 歐洲辦公室（WHO Federal Centre for Health Education, 2010）出版的《歐洲

性教育準則》（*Standards for Sexuality Education in Europe*），說明全面性教育帶來的啟發，最後從情、理、法的角度，討論積極同意模式的教育作為。

一、我國學校性教育的課程綱要樣貌

耙梳我國學校性教育的歷史，生殖器官單元始見於 1973 年國中健康教育課本，幾經修訂，80 年代（民國 72 年版國民中學課程標準）出現國中第 14 章「女性青春期的健康生活」和國中第 15 章「男性青春期的健康生活」。因應女生初經年齡下降，90 年代國小五年級健康課本納入「迎接青春」單元，教導學生青春期的保健方式（民國 82 年版國民小學課程標準）。高中則是在軍訓護理課程的「健康家庭」單元談到兩性交往與家庭經營（民國 84 年高級中學課程標準）³。此時的性教育教導的是生殖器官的構造和功能、青春期、月經與夢遺，接著是異性交友的正確態度，再來是家庭和生育。身體自主權、性自主權和性別權力關係等概念未出現於課程標準。

2000 年進入九年一貫課程綱要時期，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綱要性態度相

3 資料來源：國家教育研究院「教科書數位文庫」。



關的能力指標有：「討論對於身體的感覺與態度，學習尊重身體的自主權與隱私權」（1～3年級）、「解釋個人與群體對性方面之行為，表現出不同的信念與價值觀」（4～6年級）、「解釋社會對性與愛之規範及其影響」（7～9年級），在說明中提醒：了解並區別男女間喜歡、愛與迷戀；了解約會及團體邀約的重要性，並根據社會規範來確認與異性交往的原則；了解性、愛與婚姻彼此之間的密切關係。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99課綱）「健康與護理」之「促進性健康」主題包含「養成健康的性觀念」、「具備促進性健康所需的知識、態度和行為」、「培養尊重不同性取向的態度」、「具備健康兩性交往所需的生活技能」，內容說明提到：學習對不想要的邀約之「拒絕技能」中的「自我肯定」技巧、學習判斷由普通朋友發展為男女朋友以及對婚前性行為負責任之「做決定」的生活技能。這個時期性教育談到身體自主、社會的性規範以及兩性互動，但依然少論及情慾探索、性自主權、論述權力等面向。

九年一貫課程的重大議題有著類領綱的地位，發展其獨立的課程綱要，採融入方式實施教學，性別平等教育是其中一個。上述性教育課綱少關注的概念，是否會出現在性別平等教育課綱？性別平等教育97課綱的概念架構將「性

別與情感」、「性與權力」納入「性別的人我關係」主題軸，相關的能力指標有：國小高年級「2-3-4 尊重不同性別者在溝通過程中有平等表達的權利」、「2-3-6 釐清性與愛的迷思」、國中「2-4-7 釐清情感關係中的性別刻板模式」、「2-4-11 破除對不同性別者性行為的雙重標準」等。高中性別平等教育課綱相關的能力指標包含：「2-3-2 提升性別間情感表達與溝通的成熟度」、「2-3-6 培養性別間情感挫折的容忍度」、「2-4-3 尊重他人性行為的自主權」。性別平等教育強調性的溝通與自主，若能採轉化式融入的方式，重新概念化健康與體育和性別平等教育的能力指標，設計課程並確實實施，提升學生的性自主權、培養學生覺知性別權力關係並發展應對的能力，是可能且可行的目標。

然而，徒課綱不足以自行。檢視既有的情感教育研究成果，楊幸真與游美惠（2014）指出，雖有為數不少的「課程與教學」議題之情感教育研究，但這些研究並未貼近學生的真實經驗，在禁慾論述和異性戀中心思維下，女性情慾或其他性少數的情感教育常被邊緣化，親密關係對於自我性／別認同的形塑、新科技與網路如何改變年輕學生的親密關係與互動等重要課題，亦未受到重視。游美惠與蕭昭君（2018）分析她們在大學通識課的情感教育教學

經驗，發現偶像劇等流行文化建構的浪漫愛（如男主動、女被動；無微不至、使命必達）影響大學生如何想像愛情，甚至成為學生談情說愛的腳本。分析因情感糾紛進入性平調查流程的事件，廖珮如（2018）以為，避而不談「性」的情感教育，或將親密關係中的「性／別」高度道德化，無法幫助學生理解他們從萌生愛意到建立關係的過程應當如何處理個人的情感，也無法避免「性等於愛」的迷思所帶來的傷害。

性教育不能自外於性別權力關係，要培養「唯有說好才算同意」（only yes means yes）的能力，身體自主權、性自主權、情慾探索及性別權力關係，都是重要課題，但學校教育皆少提及。如何實施？《國際性教育指導綱要》和《歐洲性教育準則》提供了一些概念和實務的建議。

二、全面性教育（Comprehensive Sexuality Education）

教育部 2018 年發布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健康與體育領域課程綱要》，它將性教育定義為：

「性教育」強調學習愛人與被愛的教育，藉以發揚人性、培養健全的人格、支持幸福人生。「全人的性」是以愛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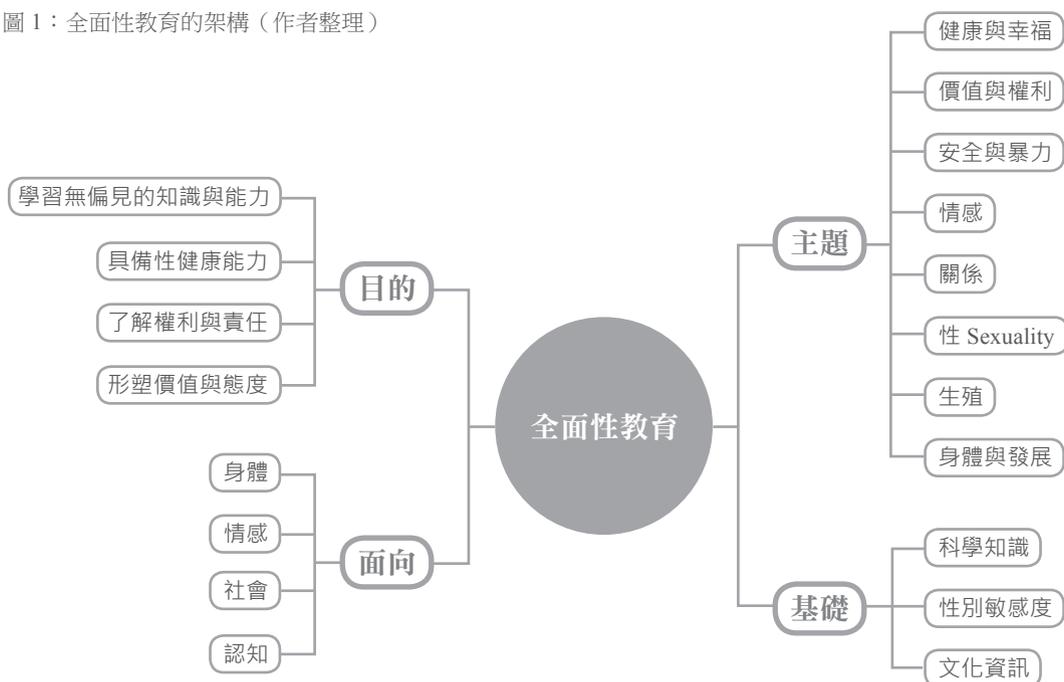
本、全人發展的性教育，應包含生理、心理、社會及心靈四個層面。其學習內涵包括性生理與心理的發展、性價值觀、關係建立、性健康促進、性與社會文化等重要關鍵概念。

性別權力關係的探討未出現於性教育的學習內容，而是被涵納在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性別平等教育議題」的實質內涵，包括「省思與他人的性別權力關係，促進平等與良好的互動」以及「分析情感關係中的性別權力議題，養成溝通協商與提升處理情感挫折的能力」。要實施積極同意模式教育，生殖取向、守貞取向或保護取向性教育難以達到其教育目標，具性別觀點的性教育是一個有效的取徑，全面性教育的架構和內涵提供一個範例。

依據《國際性教育指導綱要》以及《歐洲性教育準則》，全面性教育強調個人與性的發展，以及各種關於性的權利和受教育的權利，涉及親密、依附與愛、生殖、生理性別、社會性別、性別認同、性傾向等概念，同時也涵蓋了社會、文化、歷史、政治等面向。基於人權原則和性別平等的理念，各個主題在不同年齡區間都有知識、技能和態度的學習內容。從孩童的早期教育開始，依照其年齡和發展程度，以螺旋式課程的方式，在內容上加深加廣，並能夠全



圖 1：全面性教育的架構（作者整理）



面了解跟性相關的主題，以培養學習者做決定的知識與技能。全面性教育的目的、基礎、面向和主題，整理如圖 1。

全面性教育對積極同意模式的教學有什麼啟發？我舉一個例子說明。社會上「男主動、女被動」、「男／性、女／愛」的性別互動腳本，容易讓人忽略人的性自主權和性別權力關係。性別平等教育課程的性教育主題，我們分組討論「性的互動與決定」，某位男學生說：「一起睡覺或怎樣的時候，去挑逗她，很明顯的擺往某一個地方，如果她沒有拒絕，就表示可以更進一步」，也有男生表示：「有時女生口頭說不要，但不是真的不要，所以沒有拒絕應該就算是同意吧！」這些男學生不

是個案，這種說法在他們的朋友圈和網路上比比皆是（甚至更罔顧性自主性的言論），卻幾乎沒有什麼機會在學校課堂討論：「自己的性價值觀和性實踐如何影響性身分的建構」、「如何在社會網絡和同儕文化中不斷校準（recalibrate）」等課題。設計積極同意模式的課程，我們可從《國際性教育指導綱要》找尋相關概念做為參考，例如：

- 了解自己的性價值觀，以及它如何影響他人的權利。（價值與權利）
- 了解每個人都有權利決定在性方面做與不做什麼，積極與對方溝通並獲同意。（暴力與安全）
- 了解性決定（sexual decision-making）

的影響因素，培養理性決定的能力，並能應對同儕對性決定和性行為的負面影響。（健康與幸福）

- 區辨健康與不健康的性關係，並知道情感能以多種方式表達。（關係）
- 有效溝通個人需求和性界限。（健康與幸福）
- 了解每個文化和世代都有性迷思，從事實的角度解構迷思，並有足夠的知識和自信決定是否、何時、與何人發生性行為。（性—sexuality）
- 理解文化、宗教、社會和個人對性與生殖的觀點有所差異，並能表達自己的看法。（生殖）

《歐洲性教育準則》亦可提供課程參考，例如：

- 溝通和了解不同的性感覺，並以適當的方式討論性。
- 討論關係的形式以及發生性行為的理由，並發展拒絕不想要的性經驗的能力。
- 區分現實生活的性和媒體上的性之差異，了解社群媒體等工具的風險和益處。
- 培養主張性權利的能力（sexual rights，包含資訊、近用、違反的後果、權利和義務的差別）。

真實世界中的性，很多時候需要考慮牽涉到的多重複雜的面向，是一個

需要不斷學習、修正與創新的過程。如果積極同意模式的教育目的不只是知識的獲得，而是從個人經驗意識到權力結構、性別經驗與主體的複雜關係，那麼，什麼樣的教學法比較可能達到這樣的目的？

三、積極同意模式的教育作為——有情、論理、依法

詢問教育工作者「學生為什麼要了解積極同意模式」，依「法」可能是最常得到的答案：如果沒有做到，就會讓自己吃上「妨害性自主」的罪名。再來是「理」：推動積極同意模式、反性騷擾和性侵害的教育，才能減少事件發生；異性戀親密關係裡的霸權陽剛文化需要被解構。然後是「情」：學生面臨「不跟我做就是不愛我」的兩難，或是遇到「沒有意願，臨場卻不知所措」、「雖有意願，但口頭說不要」難以判斷的情境。這個「依法、論理、有情」實務原則如何貼近性教育的需求導向（needs-oriented）和情境導向（context-oriented）學習，杜威於1916年出版的《民主與教育》（Dewey, 1916 / 薛絢譯，2006）給我們一些發想。

首先，教學者如何選擇適當的教材，引導或呼應學生的興趣？杜威以為，興趣指某事物使人感動或有吸引人



之處，一個人若能在主動從事的、有目標的作業之中，藉由應對事物而拓廣了興趣、鍛鍊了智能，較有可能瞭解自己與周遭世界的互動關係。欲討論積極同意概念，觸動學生，引起他們關注的故事／事件是開始，「積極同意不是幾個女生喊喊，跑到學校和法院抗議就長出來了，而是很多人被不當對待的問題解決方式」⁴，當學生對故事有所感受，或將自身經驗與這些情節產生連結，積極同意模式才會產生意義。

再來，洞察事物的關係是運用智能的，而這個關係要透過經驗來領會。要培養情感表達、平等溝通與處理情感挫折的能力，經驗是重要的學習基礎，透過對經驗的檢視和反省，我們學習描述和分析經驗、理解不同的經驗之間存在的緊張關係，將重新整理的理解付諸實踐（王儷靜，2015）。然而，沒有經歷性別權力關係壓迫的人，可以了解受壓迫者的感受與處境嗎？從杜威的論點來說，凡超出可實際直接反應的範圍之外的事物，都需要以想像為媒介，而學校教育必須提供實在的情境，使學生在親身參與中領會教材的含意與其中引發的疑問，然後使用符號的媒介來傳遞概念。教學者可做的，是「情境導向」的設計，使用真實的故事和媒材，

引發疑問，透過想像的運用，銜接用符號代表的知識，融入原較窄的經驗範圍，使它變得寬廣而豐富。

性教育和情感教育的學習，若是透過機械式背誦，可能造成學生僅知道正確答案，卻不連結到經驗，也不進行思考。杜威認為，思考是一種提出疑問、探求答案的過程，是針對正在進行的、尚未結束的事情而產生；思考的起始階段需有實在經驗的情境，其目的是要根據已知的部分來推斷可能出現的結局。這個過程我稱之為「理」，是合理的思考。舉例來說，中小學學生的情感經驗常被視為空白的紙，可以讓成人填入正確的知識，以確定日後往成人所欲的方向前進，當學生對小學課本這段訊息有疑惑時：「有了正確的態度，再加上循序漸進的交往，兩性會更美好。現在讓我們一起了解兩性交往的順序：1. 團體活動、2. 團體約會、3. 不固定對象約會、4. 固定對象約會」，教師如何納入學生的經驗，帶領他們思考，形成他們自己的暫時性理論，這樣的教學值得嘗試。

植基於「情」和「理」，我們回頭討論積極同意模式的相關法條，這

4 案例可參閱李佳玟（2017）。

時就可以串連起學生的興趣、經驗和思考。

從情境出發，鼓勵學生提出想法、發展策略，加上實作練習，「有情、論理、依法」的邏輯不僅貼近十二年

國教提倡的素養導向教學，也關注學生興趣和需求，協助他們發展批判思考的能力。從教育著手，強化社會與校園對於身體自主權、性自主權、情慾和性別權力關係的認識與重視，對於平等親密關係的建構是必要的。

參考文獻

- 王儷靜（2015）。〈在性別平等教育路上遇見杜威〉。《性別平等教育季刊》，71：4-6。
- 王儷靜、林姿杏、涂文雅（2003）。〈你／妳情我願？：談婚前性行為裡的權力關係〉。《教育研究月刊》，109：39-48。
- 李佳玟（2017）。〈讓「說要才算同意」成為校園性侵害的新判斷標準〉。《成大》，255：44-49。
- 游美惠、蕭昭君（2018）。〈當代大學生的浪漫愛想像與經驗：兼論情感教育的開展方向〉。《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2：39-48。
- 楊幸真、游美惠（2014）。〈臺灣性別與情感教育研究之回顧分析：知識生產的挑戰與展望〉。《臺灣教育社會學研究》，14（2）：109-163。
- 廖珮如（2018）。〈親密關係民主化中的男性情感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季刊》，82：49-54。
- Dewey, J. (1916). *Democracy and education: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薛絢譯（2006）。《民主與教育》。臺北：網路與書。
- UNESCO. (2018). *International technical guidance on sexuality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unfpa.org/sites/default/files/pub-pdf/ITGSE.pdf>
- WHO Federal Centre for Health Education. (2010). *Standards for sexuality education in Europ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zga-whocc.de/fileadmin/user_upload/WHO_BZgA_Standards_English.pdf